



热点追踪



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可谓“高手云集”，在激烈竞争中，二维手绘动画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则无疑是最大的“黑马”，该片以仅3000万元的投资斩获逾15亿元票房（截至发稿时），成为今年暑期档令人瞩目的现象级作品。这部电影的成功，并非孤立的文化事件，它再次印证了《西游记》是中国文化版图中一座永不枯竭的富矿。

从《大话西游》颠覆传统的爱情寓言，到《大圣归来》热血重燃的英雄史诗，《西游记》早已凭借影史上的经典改编，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化符号。而近年来的再创作更呈现出多元跨界、形式纷呈之势。小说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对《西游记》天庭体系进行了职场厚黑学的演绎；综艺喜剧《喜人奇妙夜》中的作品《八十一难》则设定唐僧师徒“九世轮回”求取真经的故事背景，在诙谐搞笑中诠释师徒情谊；《黑神话·悟空》则续写取经成功后的西游故事，重构了一个充满反叛与宿命感的神话世界。无论是纸质书页上的文字叙事，还是喜剧舞台上的现场演绎，抑或是虚拟游戏的沉浸体验，《西游记》持续渗透到当代文化生产的各个角落，深度介入大众的精神生活，展现出惊人的时代适应性和叙事生命力。

爆款改编精准戳中时代痛点
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获得的高票房和好口碑，源于它与观众产生的奇妙共鸣。它彻底颠覆了《西游记》“取经天团为主角”的固有叙事视角，影片以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小妖——小猪妖为主角，讲述他屡次“考编”不过，不得已靠关系进入“大王洞”谋求编制，想要拼命表现却沦为替罪羊的荒诞现实。当他另辟蹊径，与几位同样边缘的小妖组成“山寨版”取经团试图曲线创业后，却在“小雷音寺”遭遇黄眉怪，不得不面临良心与利益的抉择。

电影对4个小妖的性格设定，巧妙映射了现实中的不同人群。小猪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，怀揣信念却屡遭现实打击；蛤蟆精则是

精于算计的投机者，擅长利用关系却难逃良心拷问；黄鼠狼精在历经职场打磨后渐趋沉默，但并未泯灭善意；猩猩怪是畏惧表达的“社恐”代表，却是四人中最坚定、最渴望突破自我的一个。电影以“妖怪”写“人生”，充满了对小人物职场生活状态的关注。当鸡画师因“甲方”需求反复修改画稿，想要掀桌不干却不得不为几粒米折腰时，放映厅里响起的笑声里，藏着打工人苦涩的共鸣与释然的自嘲。
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的颠覆性在于，它将原著中被视为“边角料”的小妖升为叙事核心，让底层奋斗者的牺牲与无奈被看见。影片借豹督头之口点出残酷真相：取经团队“神脉通天”，没有背景的普通小妖再努力也难逃“Noboby(无名小卒)”的命运，但在看似注定会以“悲剧”收场的故事中，小妖们最终凭善意与勇气实现自我救赎，难怪有网友评论，“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傻气，恰恰是平凡人最动人的英雄主义。”作为一部“既好笑又好哭”的作品，电影既继承中国动画“为小人物立传”的传统，又以犀利的社会洞察与温暖的人文关怀回应当下时代集体情绪，成为一部现代职场的生存寓言。

马伯庸的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则开辟了“天庭职场”的全新解读维度，把“西天取经”演绎为天庭官僚体系的项目运作。书中“劫难外包”“功德分配”“编制争夺”等情节，让神仙间的权谋博弈与现代职场的办公室政治形成奇妙呼应。太白金星李长庚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既要揣摩玉帝上意，又要应对观音的“甩锅”，甚至因报销问题被财务总监刁难——这些细节让读者忍不住对号入座，有网友调侃“读这本书时，总觉得自己写PPT(演示文稿)汇报项目的样子”。马伯庸用天庭职场的荒诞故事，揭示现实社会中的人情世故。

若论《西游记》改编的里程碑之作，《大话西游》是不得不提的经典。南开大学报编辑部副教授陈宏认为，在诸多改编中，电影《大话西游》最能体现《西游记》的精神特质：一是将严肃的主题包裹在夸张荒诞、狂欢搞笑的电影

话语中，呈现了嬉笑中含泪、轻松里回味的旨趣；二是将至尊宝与紫霞的爱情故事，嵌套在寻找唐僧、回归取经的大结构中，昭示了破情迷、归正道的人生哲理。“这部电影看似是《西游记》原著彻底地颠覆，故事情节、人物设定完全不照着西游记来，但在文化精神上与《西游记》遥相呼应，把传统经典与后现代的无厘头很好地结合了起来。”

纵观这些脱胎自《西游记》的文艺作品，之所以能够持续引爆文化市场，核心在于它们以极具新意的视角对经典进行重构，同时又能精准击中大众的精神痛点，最终突破圈层壁垒，成为引发广泛共鸣的文化现象。

多元文本成就四大名著中的“另类”

一直以来《西游记》常被大众误读为“儿童文学”，还有人认为在“四大名著”中它的研究价值最低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

陈宏表示，从绝对数量上说，虽然《西游记》的研究者不如《红楼梦》多，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古代小说研究的“冷门”。恰恰相反，与其他名著相较，《西游记》是古代小说研究界高度关注的对象之一。仅以2024年为例，“中国知网”全年发表与《西游记》相关的论文共188篇。《西游记》以多元的文本特征、永恒的精神主题与独特的美学风格，成为四大名著中极具“另类”色彩的存在。

《西游记》的“多元性”首先源于其复杂的成书过程。陈宏教授在分析文本特征时强调，《西游记》并非单一作者独创，而是世代累积型作品：“因为成书的过程比较复杂，既有在民间流传逐渐丰富的环节，也存在过被某些人利用的借题发挥环节，最终被杰出文人（一般认为是吴承恩）过手定稿。所以该小说文本的现实状况既独特又复杂，形成了多元的意义空间。”

一方面，文人的创作让《西游记》具备一流的文学水准。“历险成长”的故事主线，体现了个

跨越时代 全球传播

《西游记》何以常改常新？

记者 田莹

体经过打磨后的成长和成熟，也彰显了民族文化中积极进取的崇高精神。在人物塑造上，孙悟空在故事前期天性自然、无拘无束、充满生命力，与戴上“紧箍咒”后被规则约束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；猪八戒“贪图享乐又天真淳直”的反差也充满人性温度。这些形象既鲜活生动又承载着深刻的哲学思考，更因此彪炳世界文学史册。另一方面，时代累积的成书特点，也使得这部小说与作者独创作品拉开了距离，不论是小说的结构、情节逻辑，乃至人物形象，因为吸收进来的故事“出身”不同，而存在着很多“裂隙”，各种文化要素、思想理念冲撞激荡，这些都给文本留下大量解读空间。清代陈士斌在《西游真诠》中，把《西游记》视为“道教修炼宝典”，认为“孙悟空代表心猿，紧箍咒象征定心”；民国学者胡适则视其为“滑稽小说”，更看重其游戏精神；而当代研究者则从心理学、社会学等角度挖掘其现实意义……《西游记》到现在还被不断研究解读，常读常新，就在于它提供的诠释空间极其丰富。不同的读者，从不同的维度，往往能解读出不同的意蕴——这既是它被低估之处，也是它真正的伟大之处。

在陈宏看来，《西游记》艺术上的“最长板”是其“融严肃于谐谑”的独特美学风格。它以轻松幽默的外壳包裹深刻厚重的精神内核，让原本承载严肃主题的取经故事变得举重若轻。这种特质既赋予作品极强的亲和力，却也埋下被大众误读为“儿童文学”的伏笔。《西游记》的主角多为动物形象，反派亦是以珍奇异兽成精的妖魔，童话般的设定降低了阅读门槛；全篇弥漫的谐谑逗趣风格，像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插科打诨、妖怪们的荒诞行径，总能带来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。”但陈宏强调，《西游记》的“谐谑”绝非单纯的搞笑，而是以游戏精神解构权威、讥讽世态的高级表达。西天作为取经的“神圣目的地”，如来佛祖的弟子却向唐僧索要“人事”（贿赂），否则便交付无字经书；道教至高的三清神像，被猪八戒随手扔进“五谷轮回之处”（粪坑），神性尊严瞬间消解；即便是玉帝掌控的“天庭秩序”，也被孙悟空大闹天宫搅得鸡犬不宁。这种“嘲讽神圣却不亵渎信仰”的精妙平衡，让作品既保留对人性、社会的深刻洞察，又兼具通俗有趣的阅读质感，实现了思想性与趣味性的完美融合。

守正创新解锁经典再生密码

一直以来，中国古典名著改编后登上大银幕的作品不少，回顾观众对这些作品的反馈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各个版本的西游故事都获得了观众出乎意料的接受与认可。为何大众对《西游记》的改编如此“宽容”，甚至乐见其被不断重构呢？

陈宏分析认为，《西游记》本身就是一部“动态演化的文本”，其流传过程就是不断被改编的历史，这种特性让它天然具备适应不同时代的能力

力，成为当代文化重构的“万能文本”。同时，《西游记》的“非现实性”为改编提供了天然的“自由度”。《红楼梦》聚焦家族兴衰与人性悲剧，基调沉重且叙事闭环；《三国演义》依托历史，受史实束缚较多；《水浒传》讲述江湖侠义，主题相对单一。《西游记》并不是反映现实的人间故事，它的神魔设定脱离了现实约束——天庭、地府、妖洞等场景均为虚构，孙悟空的“七十二变”、妖怪的“奇幻法术”本身就充满想象空间，许多改编虽突破原著情节，却因符合“神魔世界的可能性”，并不让人感觉违和。

当然《西游记》被改编的“包容度”也与原典独有的游戏精神和谐谑风格分不开，作者笔下的“离经叛道”随处可见，那么改编的天马行空，甚至荒诞不经，就恰恰呼应了原作的艺术特点。

陈宏强调，《西游记》的核心主题——“历险成长”“自由与约束”“自我救赎”，是超越文本、超越民族、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命题，这是它成为不朽经典的根本原因。当代各种版本的西游故事能被大众接受和喜爱，就在于他们做到了“永恒主题”与“时代需求”的精准共振。

陈宏进一步以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举例，这个草根版的西游故事利用猪妖、黄鼠狼妖等在西行路上为百姓降妖的故事，隐喻了这些平凡者追求理想道路上的成长成熟。他们由追求名利到扶危济困，呈现了取经的精神真谛。更有意思的是电影把这个严肃的主题放在了日常的叙事气氛下，形成了日常与神话对抗、轻松幽默与励志向上反差的叙事张力。
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改编高明之处还在于，电影回避了传统经典英雄叙事带给当代观众的疲劳感和疏离感。毕竟唐僧师徒四人天生带有所谓的阶层优越感，他们的取经故事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，更像高位阶层的“他者”故事。电影把焦点放在了绝大多数的小妖们（平凡者）身上，讲说他们面对生存压力的挑战——是随波逐流还是坚守理想。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话英雄，而是自己的现状和内心投射在浪浪山世界中的“影子”。

分析一个个成功的《西游记》改编故事，不难发现它们都遵循着类似的创作逻辑：不是继续在原典上打转转，带着镣铐跳舞，而是做到“遗形而得神”，在延续和更新经典小说“灵魂”的同时守正创新，最大限度地发挥今人的创造才华，创造出符合这个时代优秀的优秀作品。

四百余年过去，《西游记》仍能在影视、动漫、游戏等领域持续“破圈”，证明真正的经典从不畏惧创新，反而会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断焕发新生。正如陈宏总结的那样：“对待传统文化，应秉持‘沉浸、超越、激活、发展’的态度。沉浸是读懂原著，超越是不拘守传统，激活是转化为当代资源，发展是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。《西游记》的改编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它告诉我们，经典的生命力不在于被供奉，而在于被不断解读、不断重构，最终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。”

非遗薪传



杨恩芳 让花馍之美为生活添彩

记者 郭晓莹

传统手工技艺，我们会制作出各种生动形象的花馍单品，如：福袋、苹果、鱼、富贵花、牡丹花、桃和各种小动物等。依据颜色形状，我们把各种单品组合在一起，最后形成的成品包括：花篮祝寿款、八层、九层、十层桃塔款、中式蛋糕款，祝寿大摆桌款等。依据本地民俗“一百桃二百枣”的说法，我们还开发出在孩子过“百岁”时用的百岁篮。

记者：您所研发的新产品，包含了哪些文化寓意？

杨恩芳：我用一年的时间开发新品来迎合人们对时尚的要求，先后推出了具有观赏性的苹果树、柿子树、葫芦树、仙桃树、牡丹花树、石榴树、火龙果树等产品。苹果树寓意平平安安，柿子树寓意事事如意，火龙果树寓意红红火火，牡丹花树寓意花开富贵，葫芦树寓意福禄双全。新研发的这些产品属于观赏性花馍，但与面塑不同，面塑只能观赏，而这些研发出的创新花馍，既可以观赏，又可以食用。

创新，要脑洞大开还要踏实研究

记者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不断研发这么多寓意美好的花馍造型？

杨恩芳：我研发花馍的初衷，是我爱漂亮，我想把花馍做到最漂亮，既能吃又能看，而且还有很好的寓意。

有时我在小区门口看到牵牛花，都会摘下一朵回家研究花的造型，给花馍的研发带来新的灵感。社会在不断发展，人工智能也越来越先进。我也想把花馍品质再提高一下，把单纯能吃的花馍变成又可以吃又可以观赏的花馍，这样才更具有市场竞争力。所以我不断研发



此我把原来传统技艺中使用食用色素进行表面着色，改为用各种颜色的果蔬汁和面着色。

如今花馍不仅用来食用，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，增加人们在生活中的喜悦与快乐。遵循

各种漂亮的花馍。

记者：在研发这些创新产品的过程中，有哪些事让您记忆深刻？

杨恩芳：想研发花馍新品，首先要开阔思维，发挥想象力，要做人们没见过、市场上没有的独创产品，比如苹果树，以前的花馍苹果都是以单品形式出现，后来我就琢磨，苹果不都是长在苹果树上的吗？那为何不做一棵苹果树，让苹果挂满枝头呢？做一棵苹果树，首先要做苹果树的骨架，那苹果树的骨架、叶子都是什么样的？我就到实地去看、去拍照。但是我还不能把花馍做成和真树一样，要考虑到花馍苹果树成品出来后的美感，还要考虑制作工艺、后期的组装等方面的问题。我开始用铁丝做骨架，这也是最难的一步，首先要让一根硬邦邦的铁丝在手中变成一根听话的“面条儿”，再结合苹果树的形态进行调整，才能做出富有美感的骨架。下一步就是给骨架里面，树干要做出和真苹果树一样的纹路，再粘上苹果树的叶子，醒发，蒸制。最后一步就是将蒸制好的骨架和花馍苹果组装在一起，成为一棵栩栩如生、硕果累累、寓意平平安安的苹果树。

记者：根据新时代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要求，您是如何进行创新的呢？

杨恩芳：杨氏花馍最早的颜色都是采用各种食用色素为花馍儿表面着色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对健康饮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如果不应对，杨氏花馍将被社会淘汰，那又该如何应对？

经过研究实践，我作出一个大胆的创新，就是采用新鲜的果蔬榨成的泥或汁来和面，面中加入牛奶、鸡蛋来增强口感和筋度。这样，我就得到了各种颜色和各种味道的面团。比如，绿色的菠菜汁儿面团，黄色的南瓜汁儿面团等。这一大胆创新解决了两个问题，一是面粉里加入了牛

奶、鸡蛋，吃着口感更好、更健康，二是解决了颜色问题，使表面着色变成整体都有颜色，还能在花馍中吃出果蔬菜汁的味道。

但是这种创新又带来新问题，用果蔬汁和面，如果不护色，蒸制后就会变色。我就反复地做实验，最后创新了一种护色工艺，可以让果蔬汁面团蒸制后保留鲜艳的颜色。为了得到更多的颜色，我还对不同颜色的面团加以混合，从而产生更多颜色，这也是杨氏花馍独有的技艺。杨氏花馍非遗技艺不仅是个人的财富，也是大家的财富，我要更好地将这一技艺发展传承下去。

记者：您觉得，在当下的生活中，花馍有哪些文化价值？

杨恩芳：作为中国传统面点的一种，花馍不仅口感独特而且具有丰富的吉庆文化内涵，融合了传统美食制作技艺和传统美学，成为展现中华魅力的重要载体。花馍同时具有传统食品和民间艺术的属性，不仅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受到各界重视和支持，还在现代市场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，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
通过制作花馍，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一系列的中华传统文化，实现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。此外，花馍的价值还在于，它的传承和发展过程，是一种对历史文化发展的印证。

记者：这些年您为传承这项非遗做了哪些工作，未来有什么计划？

杨恩芳：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花馍这一美食技艺，我于2022年申请了专利，为了不让花馍美食技艺失传，我还开设了培训班，培养更多的花馍艺人，还和多部门合作来宣传花馍美食技艺。

2023年我随天津代表团赴北京参加“京津冀消费季启动仪式”，我现场制作了“盛世牡丹”“花开富贵”“金玉满堂”这三款创新花馍作品，向全国人民来展示这种美食技艺。2024年，我与秀霞里居委会合作，跟小朋友们互动，教他们制作花馍，让孩子们了解和喜爱花馍。今后，我还要继续推广和宣传这项技艺。此外，花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工艺，我们制定了相应的保护计划，其中包括为花馍制品建立档案，将面粉、果蔬汁、牛奶、鸡蛋的比例做好记录，将每个花馍制品制作工艺、手法、颜色的搭配写入操作规程。我认为通过这些保护工作，加之不断创新和发展，花馍这项传统技艺将会更好地被传承和弘扬。